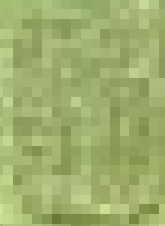


鷄林子
附校 譌 續校 補校
祐山雜說



國朝
卷之
一
上
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鷄

林

子

附校
續校
補校
譌

趙
鈞
著

中
華
書
局

鷗林子

此據琳琅秘室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鷓鴣子引

鷓鴣林子退耕山中五年。因避俗駕。日把書坐茂林。見尺鷃往來飛鳴。聲如互答。輒慨然大笑曰。此吾忘形友也。意有所得。取木葉書之。啾至數筐。兒子輩易以刻藤。復穴敗葉樹下。留此箇中。昔戴顒持柑聽黃鸝。以爲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此吾與尺鷃論事耳。故曰鷓鴣林子云。

嘉靖戊午秋日。

鷄林子卷一

明 桐城趙 鈇鼎卿著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徒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嗚呼。吾輩見前輩著作。初盛氣觀之。自爲能過。及學稍有得。然後覺其用意深遠。邈然難及。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易心生則學不進。

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得晦堂發明透徹。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者也。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耳。吾有旨於其言。學者覃一生精力。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然竟何所發明。信詩者文之餘也。

范景仁與司馬溫公。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往在館職。唯議樂不合。弈碁以決之。君實不勝。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向所說樂論八篇。爭論者數夕不能決。又投壺以決之。景仁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何所以平勝氣也。勝氣難平。唯在虛心觀理。若詞鋒甚銳。則宜暫止。少選氣和。是非自見。故人知有言之辨。而不知無言之辨。辨之至者也。如復墨守牢不可攻。知者代作。留俟百世可也。

徐師川山谷外甥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夫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而學者自述。亦曰。某氏某氏之學。今師川名成職重。遂俯視外家。不有涪翁。以至後世父子兄弟。亦各立門戶。自成一說。以相雄長。古道蕩然盡矣。嘗聞穎濱於東坡亡後。亦曰。此後文字。人不謂家兄手定矣。穎濱且然。他尙何責哉。昔陳無己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無己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旣而論詩。無己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二公自能用情。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詣己。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爲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嗚呼。安有入人之室。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雖爲愛才。實已長傲。而爲之子者。挺然受長者之顧。亦自忘其有父。賢者若是乎。噫。年少未能窺人。人可

以窺年少矣。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議飲酒。誼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此吾人最受傷處也。然則昔之酣叫。盡謂坐上無人乎。因人以爲疏密。所失多矣。古人閨閣之中。相對如賓。何況見客。然聞言知謹。亦見省發。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憾悟。終成善士。此正見吾儒作

用。陰者不爲。孔孟之後。惟明道識得此意。

建元中都下舛。維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瞻。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人皆以是稱謝太傅。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顧在是乎。邇來都城多盜。往往候門相第。陰入篡取。莫能窮詰。而姦作不時潛入。中朝事體。夷庭無不訶知。欲立保伍。人至不敢夜行。殊亦廢事。識治體者當自有說。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勦。不若蕭輒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輒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以九齡猶喜輒美。交道可知矣。然則正直難偶。何但君臣。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今道家用符法禁呪。不甚信之。及讀稽聖賦。謂燭善禁呪。其性甘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防然而起。斲木善爲禁法。能曲爪責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漫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扁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嗚呼。主人博奧。於僮僕何與。雖受鞭撻。猶不忍棄去。此其好德之心。可與汶汶者道哉。今人子弟之於父師。少加呵責。已不能堪。去此僕遠矣。

陸相知舉放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仕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夫舉士公典也。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崔之言。市道也。羞稱爲宣公弟子。然則不舉陸氏子。是乎非乎。曰。顧其才何如耳。如其不才。黜之非我。雖然。世少厚德。嘗見霍渭厓有門人請宴。諾之。至日不往。封書一冊。送之宴上。乃羅峯張相公祭文也。當時霍與張同主試。張公故。門人獨無言。霍以是愧之。曰。死且不奠。生而食我。寧有敬心乎。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由是觀之。良田多失。不獨陸氏就荒也。

王求玉除尙書僕射。素有腳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夏王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嗚呼。收時望者。要在得賢任事。乃僅取充位。惡得爲賢。宋之君臣。兩失之矣。近世亦有以虛名得美地。縱職業不能。人猶恕之。盛名亦復累人。若此。唐常袞當國。崔祐甫在中書。舍人岑參初掌綸誥。稱疾不宿直。崔以舍人職在樞密。今疾久雜局。袞曰。此子羸疾。諸賢豈不能容。崔曰。相公若知岑疾。不當遷授。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亦自有見。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老弱居半。又皆京師遊蕩之夫。及內臣家僮子姪。代役其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艸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詔言。

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及。余巡視團營時。以是爲言。逆鸞竟不行。豈真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譴。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蜣螂。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轉糞丸。至濁者也。久之成蜣白。如尸解僊去。其尸解時必入土。余嘗掘而視之。其形似蟬。夫蟬飲露。至清者也。而蜣螂能化而爲之。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蜣螂穢飽。卒能去穢忍飢。則又足嘉。然則清者必多飢乎。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項羽英雄猶不懼。可憐容得辟陽侯。遂得狂疾而卒。夫醇謹者自無口過。而愷夫不但好訐人私。往往輕伐古昔。卒被人非神譴。以口滅身。孰爲幽冥可欺。傷哉。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吾聞長者之言。不覺瞿然。夫以醉語細故。動相苛責。誠非曠度。飲者不自操持。率以酒失求原。大非善事。如遇褊心人。則灌夫之禍。前車可鑒。今又有人假酒佯狂。敢行欺侮。醒醒謝過。罪歸麴生。則又濟惡助姦。蔑德甚矣。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其處而益疏。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嗚呼。此吾之所未解也。異姓入門。最易離間。有道者處此。亦自有法。今欲全友愛。忍廢人倫。所謂因噎去食者也。賢者之過。亦能害事。抱朴子曰。兔不牝牡。騰蛇不交。不可謂貞。此未足稱也。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箴者曰：若葬此地，常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嗚呼！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令益疑翳。吾鄉有張姓者，兄弟甚友愛，喪母卜地，一僧指曰：近舍有佳兆，但弟不利。弟即拜謝曰：兄如富盛，自當恤我。葬後，季室子孫遂至逃絕，與此相類。然則地理天道，不相統貫耶？一言偶中，百世傳疑。今兄弟衆多，常有數年爭勝，不葬其親者，誰與決之？

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嗚呼！此古人所以物爲之所也。後世常軸者，率引用子弟私人，列置要地，不復問其修職與否，甚至亂政，亦所不計。其亦昧以造化爲心乎？吾嘗三復斯言。

陸黼曉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陸不以禮處人。又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嗚呼！此長者之言也。今人于坐立稱謂之間，好爲低昂，自爲持體，往往顏色詞氣，變態立異，殊爲可笑。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驢治，忽報屬吏見，即斂容厲聲。公曰：安得爲此？曰：見屬吏當如是。公大笑曰：此好作生人相也。亦是涵養未定。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蠶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此與微生乞醯事何異？孔子美之。

蓋微生好直。嘗以佞譏孔子。孔子舉乞醢以美微生。能委曲以行其德。非徒直者。後人以爲貶辭。非矣。此自盛德事。何庸貶刺。與纖纖以有無爲情者不同。

范孟博遷光祿勳。王事時。陳仲舉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遺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官以公禮格之。今成其老。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淵爲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解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解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解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嗚呼。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饌見。乃責人以禮外相崇。裴解則堅曰。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豫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嗚呼。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抑何超然遠覽。彼肯向人庭前與槐柳並列者耶。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此真可以戒矣。今人好爲淫詞。

使歌者習之。燦燦閭里。如聖人作。當在流放之列。其有以前賢爲戲。罪且無赦。豈止墮冥道而已。儒者亦復爲之。法秀之言。誠爲善誘。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甃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藏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嗚呼。今人好壞前賢遺迹。其亦未聞此論乎。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世多求者。輒令斷毀。曰爲地方去累。非惟不知好古。其忍心甚矣。使輸議。當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

若谿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唯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夫詩在言志。豈貴新奇。此何指諭。嗚呼。是詩也。使李陵聞之。誠中阿堵。若誦於蘇子卿之側。當咋舌自愧矣。

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元移刺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古人用情乃若此。今人有求。率意取色受朝。有抗詞。暮有隱禍。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二相忘情得失。並足嘉尙。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嗚呼。今人常虛懷物外。雅慕向公。曰嫁娶。

未畢。尙滯佳期。夫嫁娶何與吾事。吾人自爲兒女作祖僧耳。俗緣難斷。終阻遐蹤。兒女催人。何能了了。終是透此關竅。不得爾。每念及此。常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父母不仁。以兒女爲芻狗。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此真可以勵俗。近世紛紛乞恩。抑何不達。

張奐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瑤瑯琊者數十人。揖奐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奐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僊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觀此可以知作詩之旨。夫詩貴情景穩稱。作帝王家詩。不得用田間語。若賦野叟林翁。使內殿祕閣事。恐菜餚中著麟脯不得。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雖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辦。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卒奪衆議。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按總管趙全及諭奉御徹里輪桑哥丞相之惡。吾常偉之。曰承旨立朝大節。總總可稱。乃獨稱其字畫何也。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乃知多技累人也。故法秀師亦嘗讓李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名。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悲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久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夫以冥道相誘。雖非至論。謂士夫作畫。行已可恥。亦名言也。學者當知所重。毋託辭於遊戲焉。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爲職。當蚤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嗚呼。古人愛才。曲爲保護。若此。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爲心。則善類全矣。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盛爲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食之。此古

今人所共高者。但置主人何地。如不可共食。則不當往省。因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疊籃輿。既至。欣然便其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終是胷中灑練。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卽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若非公事。自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雜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觀此二事。則知所以安儲君。全臣節矣。昔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鬪雞。勃戲爲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卽日竄勃。輕動若此。豈不悲哉。

御史臺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諠于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者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閹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

數四庖人去。復丁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大都與庸人言。不得不多。與君子言。不得不簡。自有詳略耳。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詰。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言教是以碎耳。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箸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今人慕僣悅佛。妄念盈腔。乃欲變食。便可永算。可謂不知順天者矣。然清心寡慾。節食頤貞。亦是美事。但不可有妄心耳。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琨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慶厓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爲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爲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人服其言。後溫公欲用張